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三集 第五回 石搢珩兩處執柯 劉世譽一場春夢

詞曰：配偶天成，產佳人、終歸俊傑。有心人，最肯周全，不教面失；豈比酸迂都勿管，爭如拘鄙全無術。事當行，須索及時行，休回惑。逢知己，話便說；有違理，情當遏。看世上、癡心偏生頑劣。既然不是姻緣種，如何還作風流孽？直待他春夢一時醒，方才歇。——右調《滿江紅》

話說劉世譽叫那一隨入密室中，關了角門，必要那一坐了方講，那一隻得坐了。世譽道：「我看你是一個仗義有用之人，我那件事只有你幹得來。你有那縱跳的本事，可以飛簷走壁，人難防避，故此我一見你，便與你十兩銀子。若替我幹得事妥了，你要妻子房屋，我都與你，你下半世的受用，可以長享快活。你意下何如？」那一道：「不知相公要我乾甚麼事？相公試說。我所可以用命處，雖湯火不避。」世譽說道：「此地有個官宦，姓李名績，表字奇勛。」那一道：「莫非是山東的李巡撫麼？」世譽道：「正是。你卻那裡曉得？」那一道：「小人從山東一路來，故此曉得。」世譽道：「那李巡撫與我家是個近鄰，向與我家老爺最好。因此他的前程，是我家老爺扶持起的。他為此，將親生一女自幼許我，更經聘定。不料他往福建做官，挈家赴任。近日回鄉，就在山東補了巡撫，也是我家老爺調停之力。彼時在山東時，我家附信去要完姻。那裡曉得他竟負心背盟，與他的嫡親兄弟兩下商通。在他自己，寫回家信，說我在軍中，難於懸擬，諸凡皆托舍弟主持，你家一面擇吉迎娶便罷；在他兄弟，又道姪女見父親不在家，不肯出嫁，必要等父親回家。我這裡又擇了吉期，那好便改？況且李奇勛又有這般說話，我便再三央媒去說。那李奇勛的兄弟便設了個詭計：你家若必要完姻，止有十月初一，合家往墓祭掃，你可於此時將轎子抬回便了。」那一道：「這是搶親了。要曉得他不過是省了嫁妝。」世譽道：「若單為省辦嫁妝，又不足為奇。叫我臨期抬回，那新人死掩緊面孔，只是啼哭。做過了親，明日方見嘴臉，卻是一個奇丑婦人。細訊根由，乃是他兄弟的女兒。」那一道：「莫不是搶差了麼？」世譽道：「那得搶錯？是他兄弟對媒人說姪女坐的是一乘大轎，其餘十來乘都是小轎，再三敲訂明白，我這裡認定大轎搶的，明是他做就圈套，設此詭計。」那一道：「這等說來，明見做弄了。負義背盟，真是可惡。但有一件，天官家公子不嫁，他卻要嫁與何等樣人？」

世譽道：「他在山東時，收留兩個少年將官，一個叫了石瓊，一個叫了柳俊，都未有妻室；而今滅賊還朝，朝廷都賞做總兵官；他又與柳俊相好，要把女兒嫁與柳俊，故此悔賴了我家親事。」那一聽說到柳俊，暗道：「我竟忘了湘煙這廝。湘煙當初在我家，我也待他不薄，他竟背我逃走，有此頑福，做到總兵地位。可見李巡撫受了劉家提拔，便要悔親，總是那等忘恩負義之人，打合在一處。」妙論。又一想念：「湘煙在邳州設計詐降，誘趙茂劫寨，他心裡竟要殺我；幸而我會了那縱法，得以脫命。不然竟被他拿住了，自然遭他殺剮，這冤慘如何了得！今日又要占奪人的妻小，這樣人，必然天敗。」沉吟了一回，便道：「相公受他那般做弄，如今李巡撫回京，難道老爺便肯干休，不與他理論麼？」

世譽道：「怎麼說來！他倚恃新有軍功，朝廷寵眷，得意洋洋，那裡睬在眼內？宰相去與他說，他只不理。」那一道：「相公終不然罷了？為今之計，如何才可？還有一件，那李巡撫既與相公同居鄰近，可曉得他小姐為人是怎麼樣的？」世譽道：「那小姐最好。一來為我先經聘定，不可改移；二來愛我飽學風流，不肯別嫁。他的立心倒不比他的老子。」那一道：「既李小姐那般多情守禮，有相公在心，卻有何難處？相公可差一心腹女娘們，到李家去，與李小姐說通了，小的竟跳進他家，把李小姐馱了回來，有何不可？此計險哉。再不然，小的願做崑崙磨勒，盜了紅綰，使相公成就夙緣，豈非妙事！」世譽初聽，似有喜意，忽然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他家屋宇深沉，家奴眾多，獲虎不成，反要身受其害。我已千斟萬酌極妥一法，那時方用著你。」看官，你道這那一的算計是絕妙上策，若依了他，那預先說通之計雖不能行，若那一出其不意，竟效磨勒所為，則麗娟危矣。世譽卻如何不從，反替李家說得那般周密，以灰那一之心？只因自己說話一派扯謊，若依了那一做去，必致李小姐尋死覓活，倘有差池，豈不把一個好女子作掉了？世譽此念，亦非專心憐惜李小姐，總為他算定計策，視為必妥，必欲李小姐好好到手，為此阻了那一之計。乃是天理不庇惡人，曲播善良，倘那一計行，李麗娟怎生存濟？然而世上的人受這等惡計磨折，斷送了性命，亦復不少。正是：

栽培傾覆豈無因？只要天心有此人；

假使天心不相向，奸凶豪富善良貧。

那一道：「相公有何極妥之法？」世譽低聲道：「目下李績奉王命出使朝鮮，這柳俊也跟隨同往。若得你星夜趕上，或在館驛處所，伺便下手，將那李績刺死，他兄弟李二沒有倚仗，然後喻以大義，不怕他不將姪女嫁我。我見你有此異術，必做得來。事成之後，決然厚報。」那一見要他行刺，心下想念：「當日在萬馬軍中我一般走脫，今李績不過出使之人，何難下手！」又想：「那湘煙不念舊主，竟要害我性命；我今趁著劉公子要刺李績，能夠把湘煙一總刺死了，豈不一舉兩得！況劉公子有福之人，李績又忘恩負義，此舉必然成事。」便欣然道：「相公遇我有緣，我當為相公誅那不義之賊。既然柳俊相隨在彼，把他一齊刺死，是他自肚裡惱。砍他的頭，以雪相公之忿，卻是如何？」世譽大喜，起身向那一作揖道：「義士快論，肝膽照人。事成當以兄弟相與，決不輕慢。」慌的那一叩頭不迭。世譽道：「我老爺處書來說，李績已經起行就道，今事不宜遲，即當速往。」那一道：「料他長行的人，決不十分趕路。我明日兼程而進，決不遲誤。」世譽大喜道：「此事身家性命所繫，非同小可，千萬穩重。」那一道：「這何消說，我總理會。」

那時世譽發了盤纏，打疊行囊。到明日絕早，那一在槽上扯了一匹好馬，番然就道。世譽又再三叮囑。真個兩人算計，六耳不傳，世譽滿望好音，癡心等待。正是：

未到癡時情不深，情深方得有癡名；

自癡才是深情種，若至傷人便不情。

按下一頭。且說李績自那日同柳、石陸辭出朝，兵部給了勘合。一路行來，大家說些風土山川。石搢珩也常提起妻子，今若到任，即便往彼接取；但不知別來許久，卻作何狀。柳俊記著凌駕山，不得一會；今又隨李公出使，快也半年，不知來春會場可能連捷。李績也記掛著女兒，不曾到家一看；卻心中也有意在柳俊身上，欲要招他為婿，只為他曾屬於人，尚有些狐疑不決。又想到：「他已武臣極品了，況兼少年俊雅，又曉得斯文一脈，還要嫌忌什麼？但不知女兒心裡如何？」又想：「古來人物，盡有出身微賤，他的功業反足垂名後世，不必拘此形跡，致有當面錯過之悔。」輾轉尋思，主意已定。

一日，在山海關驛中住下。地方官員迎接過，送進供應，三人同坐飲酒。李績說道：「一路而來，有那許多交際應酬，耽延了好些日子。明日出關，搢珩也要別了。我有一句話，卻要與二位面商。」二人欠身拱聽。李績道：「我有小女，今年已十七歲了，雖不足比古來淑女，然秉性頗亦賢達。我已前宦仕遠方，故未議及姻事。今已得歸故里，我又年老了，這件事斷難遲緩。我留心看來，眼前佳婿，無如柳廷秀。我主意已定，就煩搢珩作媒。李績許婚柳俊，亦是豪傑所為。我今先說定了，待回來時，便當婚配。」柳俊聽了大驚，起身答道：「那事柳俊那裡敢當！老爺請自尊重。」李績道：「我意已決，你勿推辭。且坐了講。」

柳俊坐下道：「老爺不提起，柳俊也不便說。小姐親事，柳俊卻想得一人在此，料老爺也自然中意。」李績道：「你試說何人？只怕未必及你。」柳俊道：「勝似柳俊萬倍。就是柳俊主人凌六龍，字駕山，現中北直新科舉人。」石、柳二人豈不替駕山籌此親事？只因未曾與李績一會，故不便突然說起。今則正投其機。李績猛然記起道：「只是並未識面，未知人品學問如何。」石搢珩初見李績許婚，不好贊襄，又不好替柳俊推卻；今見柳俊說出凌駕山來，即時大喜道：「老爺擇婿，無如凌駕山。若說他胸中抱負，實有王道經濟之學。他如今不過借那八股進身，實在斯文、不在乎此。若說他相貌，只怕古人潘岳、衛瓘，所謂玉樹朝霞，到駕山面前，也須遜後。」李績大笑道：「那便如此稱許！但恨我無緣會見。前者在山東報恩寺，承他來看，因我有病，未及接見。

今到都中，遇他中了，想來自然會晤。豈知我同你進京，他又往大名謁見老師。此時歲暮，自然回來。我與你奉差遠出，如此左左真是無緣。想二位這等道他好處，料非虛語。我許延秀結婚，亦非妄談。今二位既是恁般的為我擇婿，且待事竣回京，待我與凌生會一面後，就煩二位執柯如何？」兩人欠身相謝。石搢珩道：「老爺許婚延秀，固非妄談；延秀辭婚，亦非矯詐。」李績喟然道：「我與二位相與，真是同肝共膽，原用不著一毫詐偽。」當夜更漏已深，撤去酒席，進房安寢。

一路來李績要與二人親切講論，都設三榻在一房宿歇，家人隨從等皆四圍防宿。那夜夜深多飲，李績上床就睡著了。柳俊亦已睡著。獨有石搢珩因議論親事，又提起了妻子，此時他們一家不知如何記想，轉展尋思，又覺了一個更次。神思疲倦，正欲朦朧睡去。只聽得庭心裡一聲響，便驚醒了，像似有人跳地聲音。便急悄悄披衣起身，摸著床頭掛刀，又摸著了防身弩弓小箭。才拿到手，只見一人扳開窗櫺，竟要跨進半牆。其時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夜裡，雖無月色，卻微微有些星光。搢珩在暗裡看了外廂，分明見得一人，料不是個好人，便架起弩弓，打一箭，叫聲「著」，只見那人鴿子翻身，撲地便倒，仰身跌向庭心裡。屯的一聲，驚動四下裡人，都醒了。初先那人扳得窗響，柳俊已從夢寐中驚覺，便急問道：「什麼響？」開眼見有亮光，亮光裡見有一人，一閃便倒；又見黑暗裡有人在床前，吃驚不小，急摸裡床尋刀防護。此等轉折，最為難敘。若單說搢珩，則柳俊便為疏忽庸人。且搢珩打弩，賊人被箭，柳俊驚醒，見諸景象，皆扳窗一響之時，促則無緒，緩則無味。故為最難。只聽得佩珩道：「是我弩箭打中了賊。」方才放心，便披衣下床。外邊隨從人等都已起來，帶有火把。搢珩乃開門走出。

這時才驚醒了李績，問知緣故，起來觀看。只見庭心裡一人倒地，把火照看。只見弩箭一枝，劈心中下，將沒箭根，釘牢在脊樑上，拔都拔不出，其人已經氣絕而死。柳俊仔細一認，叫聲：「奇怪！此人非別，乃是丁孟明！緣何到此地來討死？」李績與石搢珩等再三細看，見旁邊地上撒下利刀一把，明知是來行刺；令軍士將屍洗剝搜看，並無他物。誠恐尚有餘黨在館驛內外，把火照看一番。

守至天明，地方官得知夜來有賊行刺，被弩箭打死，都來賀喜，兼請防護疏虞之罪。李績倒把好言語發放。深自幸慰，感激石搢珩道：「那賊為我剿除草寇，他來報仇，必然要來害我；幸你先聽得了，準備打死。不然決為所害。」柳俊道：「其人學習縱法，前賴錄供稱不謬。在下邳時，我詐欲入伙，誘賊劫營，他便脫逃遠遁，自然深恨著我；今夜他來報仇，決然要害我性命。幸石將軍先已聽見，不至為其所害。」李績與柳俊都說為我起見，互相慰賀，都感激搢珩救命之恩。石搢珩道：「從賊作亂，天網難逃，故爾今日自來送死。前在邳州，曾出廣捕文書，通行直省緝獲，今應咨部結案。」李績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便令隨行書吏，備文到部，將丁嚴脫逃之處，銷案了結。想丁嚴當時何等富貴，只為做人不好，身家傾刻消亡。有《長短歌》一篇為證：

生為富貴兒，錦繡纏四肢。
倉有紅腐庖有肥，金釵成行皆妙姿；
黃金揮霍猶未遂，復聚亡命要商賈。
不顧祖父羞，不慮官吏知。
公然肆行白日下，一旦魂魄天為搢；
附入賊黨謀富貴，富貴豈是賊所期？
既脫網羅去，復成刀下屍。
黔驢之技不可恃，輔人不義神所嗤；
聖賢垂戒自作孽，亡家喪身將怨誰？
少師榮華不堅固，墓上唯有悲風吹。

原來丁嚴那廝，與此日追著李績，備細察聽了李績與柳俊等一路情景；到晚投驛，更打探得住臥所在。便於左近飯店住下，安頓行李馬匹。夜深人靜，即便飛簷走屋，到館驛中，指望為人自為，一舉兩得。那知天理不容，終於自敗。這飯店主人得知驛裡打死了賊，也捱來觀看，卻見是夜來歇宿之人，吃唬不小；惟恐牽連，把馬與行李藏過。直得欽差官去了，方得放心。得了行李盤費，變賣馬匹，倒有數十多金。店主人造化。

再表李績將丁嚴戮屍燒燬，即便起程。到了關口，寫家信托石搢珩帶回，略敘驛裡賊人行刺之事。柳俊亦私下叮囑搢珩道：「將軍回京，正值上元時候，定與凌相公相遇，必定說與李公擇婿之事。倘得聯捷，自然在京候補官爵，必等李公轉來一會；縱使憑限緊迫，亦必設法挽回。即不中，亦當住下，以圖一晤。」搢珩笑道：「駕山在山東寺寓所見，豈不日夜在心？決然欣然住下，定不出京便了。」當下李績出關，搢珩送出關外，然後分別。

不表李績前往。且說搢珩轉來，曉行夜住，在路過了新正，到得都中，已近上元時候。照前在寓住下，便去尋訪凌駕山寓所。

且說凌駕山在老師處大有所獲，已於歲底進京。得知了石搢珩同柳俊到寓看他，因往大名，不得相值，甚是懊悔；然見他兩人都已做了官，不勝喜悅。更見李績出使朝鮮，搢珩、柳俊也隨著去了，好生不快。過了新年，到初六日向午時候，只見魏義飛走進來，喜著道：「家鄉張玉飛相公來了。」

原來張玉飛去年冬裡到涿州看父，兼看新過繼的妹子。到了涿州寓裡，拜見父親，候問起居安樂；述了母親康健，敘了許多家常說話；說到今科不得寸進，深為無興。張哲以善言撫慰一番。隨進內看妹子。已有隨來家人見過了老家主，便往裡邊看姑娘。婉玉在裡面曉得哥哥到來，立後堂庭心裡迎接。作過了揖後，便設單兒相見。玉飛把那過房妹子仔細一看，不覺暗暗稱奇。當初凌駕山看見蘭英；還是青衣行徑；今日張玉飛見婉玉，乃是好人家閨豔。況且凌駕山與張玉飛皆是個有眼有識的才人，比他人眼界不同，怎好不敘出他目中所見；有《瑞鶴仙》一詞，道婉玉的好處：

侵眸驚閃電，射四壁，精神光華流轉。眼注波痕滿，光動漢庭。澄黑白分勻，含嬌溢豔。蛾眉黛淺，點櫻口朱唇如茜。倚瓊瑤粉鼻豐齊，相稱芙蓉姣面。堪羨。綺羅叢裡，蘭麝香中，有如此仙邦媛？青絲髻縮，七尺長，烏雲卷。劉宋時，賜公主面首三十人。注：面，貌美也；首，發美也。可見發於婦人為第一要緊之物。使姣其面而搢其首，則亦何美之有哉！張麗華髮長七尺，黑如髹漆，潤光欲滴，能鑿人毛髮。衛子夫發長七尺餘。鏡兒般照見，鬢眉毫末，潤澤清稠細軟。雅妝梳，繞翠圍珠，寶釵金釧。

玉飛見妹子貌美異常，輸心服意；再見他舉止；安詳，更兼出言和雅，候問母親起居，詢及哥哥近況，一種至情，那裡似過房來的陌生外人？直頭是同胞共乳、從無嫌隙的兄妹，怎不叫玉飛歡喜！玉飛便將行李打開，取出母親帶他的衣飾，婉玉一一拜受。張哲見妻子那等用心，兄妹有同天性，大為暢快。有詩一首，獨憐婉玉之情，道是：

舉世誰能處不堪？忍將顏色向人甘。
只緣薄命沾泥絮，誠恐旁人背後談。

張玉飛見妹子德性溫和，詢問家裡婢僕，異口同音，都道姑娘之好。便寫書寄母親，道達妹子婉玉賢德。婉玉雖不十分識字，只因李小姐朝夕薰陶，文理古典竟有些曉得，只要念與他聽，便默識心通；因此玉飛於閒暇時，他父子兄妹講論斯文，道些典故，大家議論頗同。張哲背了婉玉，謂兒子道：「那女子聰明過人，相貌又好，不要埋沒了他終身；須揀擇讀書人裡，好少年子弟配他，後來決有好處。」玉飛深以為是。

一日，玉飛在門首買得北直鄉試全錄，曉得科場為失火改期，見凌駕山在第二名，不勝大喜。便把凌駕山的相與說與父親知道；更將丁孟明誣陷，自己替他出呈辨冤之事，備細說知。「他今卻由監生中在北場。孩兒欲於新正進京一會。」張哲見兒子恁般仗義，稱贊幾聲，便問丁孟明今作何狀。玉飛便將丁孟明遇了天火，燒滅全家，後來回家盜賴錄逃去，竟入山東賊寇；賊敗事破。山東巡撫處又有文書到揚州知會，申明凌駕山被誣前案，給還家產。止有丁孟明脫逃未獲。「孩兒初聞此信，未知真確。後正起身上來，途中遇見朋友，道他曾見過文書，方曉得是真的。過山東日，賊已剿平了，聞說了孟明尚未捉獲。凌駕山在京中，只怕未能

盡知。來年進京去通知他，自然喜樂。」張哲點頭道「是」。

看看過了除夕，到了新歲。賀過了節，到初四日，別了父妹，帶了一個家人，初五日到京，挨訪凌駕山寓所。到初六午間，方才尋到。卻見魏義正在門首。

大家看見，欣喜非常。魏義即便入內報知，凌駕山連忙出迎。已見玉飛走進堂中，相見坐下。玉飛恭賀道：「長兄避禍出門，今撥窺科，塞翁失馬，未必非福。小弟昨日入都，因急於尋訪，竟未及備貼拜候。」凌駕山道：「極相知人，正該如此。小弟去年為人暗算，倉皇出門，不得相聞告別。家中被當事誅求，小僕係獄，深謝長兄肝膽相愛，竭力周全，小弟得以脫然無累。此情此德，何以報稱！長兄別來近況何如？去秋又見遺屈。」張玉飛道：「前聞魏尊紀在獄，有甚凶信，以後又聞說走脫了，總屬狐疑。方才見了，使弟驚喜交集。究竟是怎的出獄的呢？」凌駕山道：「此話甚長。先要問長兄作寓何所？」玉飛道：「在飯店裡，尚未尋寓。」駕山便叫魏義同張僕去取鋪陳，乃道：「弟此寓甚寬，正苦寂寞，長兄來得甚好。」

駕山便先述了石搢珩越獄救魏義之事。更將湘煙同行，到兗州報恩寺留寓，出遊瑞光，遇山賊竅發；湘煙如何得遇李公，李績升任巡撫剿賊，湘煙更名柳俊，殺賊建功；自己如何得遇褚愚，後又遇見魏義，賊退進城，柳俊留下書信盤費；如何進京納監，卻遇貢院火災，得以改期與考之事，略為敘述一番。玉飛聽到搢珩義勇非常，十分欽慕。也將詢問沈氏、集友具程之事說知。遂備述了孟明火災頃家，投賊事敗，山東巡撫移文知會南直，巡撫題問前情，已經具題申明誣陷，給還家產始末。駕山始歡然大喜，消釋無限愁煩。

將近黃昏，擺酒相待。駕山又說石搢珩同魏義進京尋我，又遇亂兵衝散，想係投軍，與柳俊一同破賊，今俱授為總兵，又俱隨李公出使等事，細說一遍。玉飛大喜，道：「了家這小廝，佞般福氣。可羨，可羨！」當下飲至二三更方寢。

自後凌、張兩人鎮日快談今古，互敘未詢委曲。駕山獨瞞起了李小姐酬和之事。玉飛見得駕山未有親事，便思將過房妹子許他，故把過房事亦不提。將近上元，二人打點看燈。玉飛道：「帝城春色，難得相遇，必須盡興看玩。」正在說笑，只見有一軍官進來問道：「這裡可是南直凌相公下處？」那時無人在旁，駕山只得起身迎問道：「此間正是。長官何來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們是奉石老爺之命，來問詢的。」駕山道：「那個石老爺？」那人道：「是新授南直吳淞總鎮石老爺。」駕山大喜道：「是石搢珩了。你老爺在那裡？」那人道：「老爺在寓所，差我先來問了，老爺便來拜訪。凌相公是那一位？」駕山道：「則我便是。」那人便欣然而去。張玉飛道：「長兄說石某也隨李公出使，今日卻回來了。」駕山道：「搢珩回來，必有緣故。待他來自知端的。」玉飛道：「我進內避了。」駕山道：「搢珩為人，是慷慨不群，待弟接過了，然後請長兄相見。」

不一時，門外人馬之聲，搢珩到了。魏義進來報知。駕山走到大門外，相迎到堂。搢珩道：「賢弟去歲登科，愚兄進京方知。恭喜恭喜！」駕山道：「兄長福運天成，膺此美爵，何快如之！」各相叩賀，坐了。駕山悲喜交集，淒然灑淚道：「累兄長遠行，別後遭人陷害，若不是兄長救援，不獨魏義性命不保，弟亦不知死所。」魏義便過來叩頭拜謝。搢珩道：「可知害賢弟的人，自作自受，遭報更慘。」駕山道：「有同學契友張玉飛來道，已知其人火焚投賊，今事敗在逃。蒙李公行文故鄉地方官，申明弟冤寃情節。這都是兄長要雪弟冤，故懇李公行文知照，感戴不淺。」石搢珩道：「賢弟今知丁賊近來事體麼？」駕山道：「聞說脫逃未獲，不曉得什麼事體。」搢珩乃將山海關館驛裡丁嚴行刺之事，備細說知。駕山不勝大喜，且不勝感歎。搢珩乃吩咐隨從軍官帶馬回去，止留兩個親隨小使存著，今夜便宿在凌相公這裡，不必再來伺候。從人答應而去。駕山道：「玉飛長兄現今在此，可請求相見。」搢珩道：「我記起了，去年在家鄉救魏義時，他的妻子曾說，有位張相公，他肯替賢弟出呈辨冤，想是那位張兄了？」駕山道：「正是這位。」

那時張玉飛已在屏後一一聽得，走出來，朝上便揖。搢珩連忙還禮。搢珩遜玉飛上坐，玉飛那裡肯占？搢珩道：「張兄，有個緣故，不必多遜。張兄與駕山相知契友；弟與駕山有一拜，卻情同骨肉。在駕山寓中，竟似自家敝寓，決不好占。」駕山也如此說。玉飛方勉強坐了首席。玉飛看搢珩英氣逼人，真是精神充實，光華髮露，溫雅裡藏一種磊落丰儀。搢珩看玉飛神完氣足，猶如鶴立雞群，玉樹亭亭，軒舉中帶一段柔和態度，便料得後來是個必發之人。兩下敘些套話。

少頃，擺上酒餚，三人圍坐敘談。駕山稱述玉飛辨冤之事，又備述報恩留寓，及得逢褚愚，又遇魏義始末；又備說褚愚以德報德，納監諸費，皆賴周全。搢珩也感念玉飛，十分歎謝。便問：「褚愚今在何處？」駕山道：「彼於去冬回家，原期二月會場以前，來京相會。」又說一回丁孟明做人可惡，玉飛先已聽得弩箭打死的話，乃歎道：「孟明動輒害人，純乎一團火氣，故遭回祿之變；妻子皆被燒死，猶不自省，又要害人，自身終歸火化。可見天道報施之巧。」大家嗟歎一回。駕山問搢珩：「何以便得從軍？」搢珩乃將濟寧揭榜擢用始末略述。駕山道：「原來此時已與柳俊會合一處了。兄長所陳，自然愷切，必要請教。」玉飛亦欣然願聞。搢珩乃將條對念了一遍。玉飛與駕山同聲稱善。駕山問起：「李公出使，兄長與柳俊同行，今卻何故獨回？」搢珩乃將李公卻劉思遠求婚之事，以致激惱執政，便有此行；柳延秀因未有地方，故李公題明帶去，「我因未有敕書，也曾具題送李公出口。故此到口外便轉。」

駕山聽到劉氏求親，心下便突然一跳；後聽得劉氏已娶了李公姪女，故此辭卻，方喜道：「李公令愛既在待字，欲得何等夫婿才好？」搢珩對駕山笑道：「如賢弟人才，李公斷然中意。」乃將李公許延秀親事說知：「延秀力辭，便替賢弟求親，愚兄亦再三攬掇，李公竟已許允，止待轉來一會，便當締姻。」又備述延秀別時叮囑之言：「因托我面致，故不曾寫書問候。」駕山不勝歡喜。料想兗州寓裡酬和之事，柳俊必然說與搢珩，對著玉飛卻不便說；搢珩亦於言外露意。玉飛無由得知，但心上自付：「我卻要把妹子嫁他，今石、柳二人已替他求了李公之女，我的念頭只索罷休。」又想：「柳俊未有姻親，不如將妹子許了柳俊罷。李公以尚書大僚，明知柳俊出身，尚欲以親女許配；我這過房妹子，履歷相同。若得嫁與總兵，竟是一個夫人了。我爹爹也自然中意。此機不可錯過。」便道：「『延秀』二字，想是柳兄表德。」搢珩道：「正是。」玉飛道：「柳延秀當日在敝鄉，與弟極相熟識。原擬他這般人物，決非池中之魚；今果然建功立業，位登極品。可見天生豪傑，決然有成。他今年尊庚多少？怎麼還未完姻？」搢珩道：「今年二十二歲了，因在軍中，那得議及姻事。」玉飛道：「親事卻正有一家，不知可中延秀之意。」搢珩道：「張兄若以為可，延秀也自然中意。」駕山道：「是那一家？長兄識見，定然切當。」玉飛道：「就是舍妹，小弟只得毛遂自薦了。」

搢珩看玉飛年少英發，他令妹定然出眾，延秀此親不可當面錯過，玉飛以此機不可錯過，搢珩亦曰不可錯過。這般親事，豈有不成之理。便道：「既承張兄不棄，肯俯就延秀，弟當執柯。古人一諾千金，游移不得。」遂向駕山道：「我與賢弟相同作伐，如今一言為定。待延秀回來定親，有何不可。」駕山乃大喜道：「極妙，極妙。」心裡想道：「我與玉飛相知有年，不見他有什麼弟妹。今此舍妹從何而來？」乃道：「令妹今年尊庚幾何？向來未見道及。」玉飛道：「舍妹今年十九歲了。向來隨家父在涿州。」駕山又想道，料是張明我妾媵所出。便道：「長兄一言既定，但未知令尊老伯之意若何？」玉飛道：「若得延秀為婿，我家父決允。」

駕山乃記起搢珩仙霞嶺誅盜結親之事，向搢珩恭賀得了嫂嫂。玉飛必要曉得緣故，搢珩便細為一述。玉飛擊節贊歎，稱賀不已。搢珩向駕山道：「當日與賢弟相別，到吳家取得回書，尚是我藏下，方才帶來，因問敘別話，竟忘卻了。」便叫小使將書呈上駕山。駕山拆開看時，是係表兄吳岸的回書，不過述祖及父母變故，兼慘聞母舅之變，總因遠隔，便不得時通音問的話；更賀表兄進學，將來自然發達，得繼先人之業。駕山細細看過。搢珩又一一補敘，便將書付與魏義收了。

駕山道：「會試不知若何？倘能僥倖，李公處親事便有可望；不得成名，李公或有他圖，卻將奈何？」搢珩道：「李公身上，決無他慮。他見賢弟一面，不論中與不中，必定成就姻親。」駕山道：「只是那時兄長赴任去了，誰人往來關說？就是玉飛令妹，也須兄長為媒。」搢珩道：「賢弟姻事，我雖赴任，有柳延秀關說，與我一般。那張兄與延秀姻事，又有賢弟在此，何須過慮。」乃笑道：「只是完姻之後，切不可忘了執柯之人。」兩人各欠身致意，說說笑笑，到半夜散席。搢珩便和駕山同榻。

清晨起來，梳洗過，搢珩還要與駕山盤桓。只見軍官帶了騎坐來，稟道：「有提塘官齎領敕書部文到寓。」搢珩向駕山道：「才得聚首，又要遠別，諸凡自宜保重。二月後，我在吳淞望你佳音。一路敘得，情景逼肖。李公一歸，賢弟完姻之事，我自著人來並賀。」又向玉飛道：「柳延秀姻事，即令尊或有他說，萬望長兄踐言為是。」兩人俱各應諾。駕山道：「兄長到家鄉經過，務祈到弟家中查看，何以竟無人到京付信。」搢珩點頭答應。玉飛道：「弟有兩封家信，一封即到涿州，寄與家父；一封欲寄到揚州家裡。意欲托石先生著一尊紀，順便帶往，只是不敢煩瀆。」搢珩道：「說那裡話，總是順路，何妨帶去。就寫了付來。」魏義也寫書托搢珩管家寄與華英。吃過早飯，搢珩作別。玉飛相送。搢珩止住道：「張兄與令尊書上，必將柳延秀姻事細寫了，竟說弟與駕山已經作伐。」玉飛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搢珩便別了，上馬而去。

玉飛即寫了家信、備帖，同駕山到搢珩寓所。搢珩接進敘坐。玉飛遞過家信，搢珩即令家將藏了。駕山見寓內甚是寬闊，搢珩道：「這寓所便是同李公等初進京尋的寓所，將來李公與延秀回來，仍在這裡作寓。」搢珩事體甚忙，紛紛料理。駕山詢知奉旨驛傳赴任，後日便要起身，乃道：「弟本該在此替兄長料理，但弟於這些事務素所未諳，在此反覺沾礙。到後日當來相送。」當下別過。

到後日，搢珩起身。復到駕山寓所拜別，又答還了玉飛帖子。細對搢珩有相與的官員出城餞送，駕山和玉飛也出城設酒餞行。搢珩領別眾官情意，然後到駕山設席所在來。有未盡言語，互相叮囑。酒至三巡，搢珩便起身言別，駕山淒然灑淚。搢珩道：「離別不足悲，願賢弟春闈努力，愚兄專望佳音。」駕山尚欲相送，搢珩道：「天色已晚，賢弟尚要入城，不必再送了。」方相別，各自上馬。丟下一邊。

且說搢珩率領家將等三十多騎，明日趕到涿州，著人將玉飛家信送與張哲，自己便到李府投遞家書。其時麗娟於去年接得父親家信，道為辭劉家親事起的禍根，好生憶念。當此嚴冬，老年人那堪勞苦，然而無可奈何。過了殘年，到上元時候，只見劉家差人來送盒禮，道：「乃二小姐之意。」麗娟觸物即恨，只是不收。敘事周到明淨。

劉世譽原料李家自然返還：「這乃我燒冷灶之意。此時那一當有好音報來，我且耐數天，便知端的。」一日，同著白子相在燈市看燈，只見許多兵馬過去，有人議論道：「那一隊馬內中那一個少年官，是石總兵，今到南直赴任。李兵部差他順便帶家信來的。」世譽聽了，心裡想道：「這時李績還帶付家信，想那一的事尚未做成。」對白子相道：「你明日到李家去，看他來信有甚說話。」當夜拉白子相吃酒而別。

且說搢珩這日齎書到李家，傳報進去，再思出來迎接。搢珩見是李公之弟，不好怠慢。再思也見是個總兵官，十分敬重。互相說些套話。兩道茶罷，搢珩便令家將取出李公家信呈上。再思接了，見封面上是與小姐開拆的，便叫小使遞進。搢珩即起身作別，再思要留住，要答拜，搢珩一併謝卻。再思詢知乘傳赴任，不便留停，只得從命。

送別佩珩進來，對二娘說：「石總兵好一個齊整少年。」催二娘到姪女那邊，看家報有何說話。二娘看了，回來說道：「也沒有甚說話。只有在關口館驛裡，夜間有賊行刺，幸虧石總兵知覺，將弩箭打死。」再思驚訝道：「那石總兵真個是了得！」舉家都把這石總兵稱贊。像。

再思自去年十月裡躲在家中，直至今年，都沒有出門。就是新正賀歲，都令兒子代往。其時元宵佳節，便乘夜到街市看燈。瞥面撞著了喜兒，滿心歡喜，假板著臉道：「你還在這裡做什麼？」叫家人帶他到家，悄悄地進外書房藏了，與晚飯喜兒吃過，便同宿在外廂。喜兒敘說被逐之苦，再思撫慰了一番，乃道：「目今還不便收你。直等大小姐出了門，方好收你回來，你且安心在莊住下。看莊的陳老兒是個死老實人，他不來與你絮搭麼？不敘此一段喜兒情事，便覺太冷。你今日便恁地入城來看燈，與誰同走？夜裡你打帳宿於誰家？」說話隱約，尚有趣。喜兒道：「陳老兒卻老實，總不與我搭搭，卻待我甚好。他的老婆子也還強健，待我也著實好，日日是他替我梳頭，漿洗衣服，都是他。一寒天我總不曾入城。昨日沈三兒來莊上，說城裡燈好，是這般同上乘來。作帳到三兒家去宿的，不期遇見了二爺。」那沈三兒也是再思的寵僮，故不惱他。便道：「你倒想著三兒，要到他家去宿。」喜兒道：「這裡不敢來，只得到三兒家裡去宿了。」再思道：「怎麼方才不見三兒？」喜兒道：「想他因同著我走，恐防二爺惱，先避開了。」乃問道：「前日老爺進京，為甚竟不到家？可曾曉得我與蘭英之事麼？」再思道：「老爺事體多，那裡管這般事。況且沒有到家，也未必曉得。去年接老爺，我要來叫你同去，後來想著不好，因此不曾。」當夜宿過。明日起來梳洗，再思贈銀數兩，喜兒悄悄別去。喜兒，受再思痛打，卻無怨恨處，見得再思待他不薄。

上午時候，只見白子相來，再思接進坐下，說些散話。白子相道：「令兄老爺此時想已到朝鮮了，不知外國風土人民是怎生樣的？我晚輩們那得走一遭兒，見見那等世景便好。」敘得聲口情景逼真。再思道：「想來也與中華大同小異。」白子相道：「只是令兄老爺已高年了，怎受得那路途辛苦。」再思道：「便是。前日出口，在館驛裡受了大大的驚唬。」白子相道：「為什麼？」再思道：「夜裡有賊來行刺，幸虧隨在那裡的石總兵聽見，弩箭打死。」白子相張眉畫眼，良久道：「這是令兄老爺洪福齊天，吉人天相。這些歹人，自討其死。」再思道：「那石總兵昨日親齎信來，因赴任去的匆忙，不曾款留他，連答拜也都沒有。那石總兵好一個少年人物，真正可羨可愛。」白子相道：「我昨日同令婿劉二相公在街市走走，見一隊馬過，有人指道：這隊裡有一個石總兵，替李府捎帶家報。想是到了府上轉去。晚輩眼裡曾見的內中一個少年官，甚是齊整，想就是石總兵了。」歎氣道：「這班人，都是前世帶來的福氣。即如二爺和劉二相公，今世受享富貴，總是前生福分，非同小可。」又說了一回，然後別去，到世譽家回話。

那劉世譽叫那一做事，沒有第二個人得知，今叫白子相來打探，是為那一消息。白子相認道打探李績在路上有甚風霜勞苦，得了再思述那賊人行刺之事，也算做一件異樣之事，未免加添了兩句高興的話兒，說得疑神疑怪。叫那劉世譽聽了，怎得不怕？把一股怕氣，從腳心裡直怕到頂門，頭髮根根扭了攏來，汗毛孔裡個個冷氣直逼。世譽有心虛病的人，這白子相疑神疑怪，裡邊自然加添了推求株連的話，叫世譽那得不唬！

那劉世譽雖是年紀才得二十來歲，卻處於富貴之家，父母鍾愛太偏，是一個閒蕩之子。情竇一開的時節，便不論婦女小使，任情縱欲，更加沉酣曲孽，真是個酒色過度，淘虛的人。昨日往街市看燈，見那些輕狂油滑之狀，回來不知弄過了幾個丫鬟，虛上加虛，的確。突聞這件心坎上時刻盤桓過意不去的事，今已事破，倘或追求我這主使之入，如何逃避？一怕怕到極底，骨髓裡都唬酥了。便怪叫道：「不好過！不好過！」血打從口裡便直瀉出來，吐了一地。白子相急急走開，衣衿上已濺了一幅的血。那時眾家人唬慌，急急攙扶進去。世譽還勉強向白子相拱手道：「再會。」白子相見那光景，還只道世譽暴病，那裡曉得為著那一行刺的緣故。也弄得沒興回家。

世譽進房便睡倒。晚間又吐血碗餘。便請了四五個時醫來。那些醫家那裡真知灼見症候？一味胡猜瞎料。又見是吏部的愛子，更加做張做智。寫病案，寫醫方，這個道虛，那個道實；這個道熱，那個道寒；這個道尺脈太虛，那個道寸脈浮數。用生地，又道泥上膈；用白芍，又道壞脾胃。千斟萬酌，用些果子藥，加上人參，真正醫家毫無見識之人，偏會得見鬼做作。服了兩日，吐血不止。連忙寫信到京。思遠夫妻吃唬不小。夫人連夜趕回，合家男婦大小出接到家。

素玉病臥在床。初見丈夫得病，倒不在心上。聞說婆婆回家，心裡一愁一唬，怎好不起來相見？只得叫小丹把衣服披了，勉強立下床來，一暈幾跌，重複睡了。叫家中婦女再四稟知，說新婦病久，再不能出接見禮。這婦人又是一個驕貴的性子，不知大體，看著李再思的女兒，那裡在他眼裡心上？回家只去瞧著兒子，管怎麼媳婦。這等婦人，真正可厭可惡，可恨可殺。素玉叫小丹去磕頭，眾婦女們都說這是李家來的丫頭，那婦人只像不曾看見，不曾聽見。不要說自己不去，連丫頭也不叫一個去媳婦房裡問聲。

直到第三日，世譽吐血略住了些，傳報說夫人要來看媳婦。裝神弄鬼，不可名狀。素玉又勉強披衣起身，和衣睡了，待來時好相見。不知等了許多時候，這婦人方才走到，許多婦女們簇擁著一堆。逼真那等婦人情狀。素玉只得靠床立著，小丹在旁扶定了。

生成形貌粗丑，再加之久病，分外難看。見阿婆走來，叫聲「婆婆。」婆婆兩字，有兩包眼淚，隨聲而出。還要說第二句話。只見婦人道：「阿呀，怎麼這般一個嘴臉！」轉身便走。眾婦女一蓬風都擁著去了。何以為情。叫那素玉那得不氣？一口氣直塞上來，向床便倒，衣服都脫不成。漸漸醒來，想丈夫是不要說他了，若留得親娘在，或老子還有正經，也都不至如此；再不然，得個婆婆是個賢曉知大體的，把好言安慰，也還在次。如今頭頭投不著，真是絕頂苦命。人家為父母的，在兒女身上那得有罪？就素玉看起。嗚嗚痛哭，又復發暈。是夜頓覺沉重，水米不沾。小丹見家裡又無人來，急得沒主張。一夜素玉暈死幾次。

到來早天明，小丹見小姐色勢不好，只得硬著膽，到夫人前說小姐病凶了。那婦人大喝道：「他向來是這等，誰要你這小賤人來大驚小怪的，看打！」唬得小丹縮身兒不及。回房看著小姐，甚是慘然，紛紛流淚。至情，傷心可憐。素玉朦朧瞧見，問道：「小丹，你為甚的哭？」小丹哭道：「我方才見小姐不好，去稟知夫人，要傳個信兒家裡去，話未說完，夫人便發惱亂罵。」道罷又哭。素玉不聽猶可，聽了時，一口氣又直塞上來，大叫一聲「我的親娘！」登時氣絕而死。慘極。小丹哭倒在地。

合家聽見，都來看覷，見李小姐死了，那些家人婦女們都為之傷心憐念。有的道：「死了倒好。」有的道：「李家那肯干休！」都在那裡胡猜亂道。那婦人方才唬了，世譽亦有些著忙，唯恐李家來說長道短。平昔無人在眼，今日有事，誰來管理？便只得請了白子相來，做個解紛。一面差人到李家報信，一面備辦衣衾棺木，一面差人到京遞信，叫大兒回來。

劉家是這般作料，那知李家卻並不然。那李再思雖則貪財苟且，然終究礙著體面，不像無賴，借了人命去打鬧婿家；更為在前自家做差了事，劉家聲勢又大，終有些怕他。那二娘，一來女兒不是親生；二來自家出身微賤；又曉得世譽的娘為人狠放肆，若去相見，恐被他怠慢，反為不美；況兼素玉向來有病，想非磨折死的。即是那些死時緣故，李家總不曉得。所以再思夫妻父子大家商酌，不便發鬧。故爾總不到彼，只叫兒子去看。彥直是同胞兄妹，見了妹子身屍，怎不傷心！放聲大哭。至情。那劉家也從厚殯殮。見李家絕無別話，甚是安心。彥直又去看望世譽。那世譽倒比前次親熱些，叫丫鬟們扶坐起來，與彥直談了半晌。彥直看他料不能久，遂別了回家，述與再思、二娘。雖則冤家親戚，也未免不快。自然。到了五朝，劉家選地安葬，彥直送了殯，竟把劉家那宗親眷斷恩絕義了。

那世譽的病日重一日，憑你人參、肉桂，毫無見效。醫生也不肯下藥。京中哥哥世嘉回來，見弟病沉重，深為吃唬，隨字達父親，道：「弟病是不起之症了。」世譽見了哥哥，痛哭不已，又吐出碗多的血。到明早，請母兄到床前，說道：「兒子不肖，自幼倚恃父母鍾愛，任意慣了，直至今日，不可收拾。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兒子此病，只為看見了李奇勳的女兒，妄想娶他，日夜想念；更被李再思不良調換，以致鬱結成病。我若當初憑父母擇配，就娶個美妾，有何不可？如今病人膏肓，已犯實了，懊悔也遲了。可見得非意妄想，即是罪孽。今朝永辭人世，不得見父親一面，父母白生了我，只好來生報德罷了。」世譽還算質地好的一邊，反受累父母養嬌護短。看他臨死而悔，便知他本性未必便惡。有等至死不悔者，才是真不肖。又向世嘉說了一番，都是慘傷的話。世嘉便哭，母親亦放聲大哭道：「兒子，你且寬心，我還要望你好的日子。」到得夜裡，連叫「不好過」。嘔出許多鮮血，遂氣絕而亡。好笑世譽，癡心貪色，落得早赴幽冥。世譽既死，其母慟絕復甦，買棺殯殮。那李彥直也來弔問。世嘉商議把世譽夫婦合埋。其母也道兒子成人，不好孤堆獨葬，丑媳婦終是他妻子，依了世嘉之言，把那惱媳婦的念頭倒丟掉了。美妻丑夫，命也；美夫醜妻，亦命也。大家相安於命，不特保家保身，亦是種德種福。人自不知。再思合家得知，卻也喜悅。正是：

莫嫌貌陋忍棄絕，姻緣總是冥冥結。

請看劉家有醜妻，生不同衾死同穴。

劉思遠在京聞信，也哭了幾場，恐妻子在家傷悲，故連次著人催進京，把家中房產著人掌管。那婦人痛念兒子，思量不為著看見李家女兒，何由想他，以致喪命？便恨罵李家女兒，怎被我兒子看見了，便害了性命。世上無見識的人，偏有這等瞎怨。更怨丈夫不早歸結了兒子，卻把一塊好肉弄得死了，不知鬧了若干遭數。正是：

婦人不知大義，習慣任情適意。

由他別事違心，且與丈夫淘氣。

丟過不表。再表張哲接了石總兵家人帶來兒子的書信，封了一兩銀子，送與來人，做了折飯錢相謝。拆書一看，見是備述遇見李兵部手下石總兵，道及柳總兵少年未娶，已同凌駕山當面作媒，言定將過房妹子許了親事。那柳總兵非別，乃是丁孟明家小使，見孟明無故歹意害人，便送信與駕山，隨他避出，遂得遭際。不惟同駕山相好，又和石總兵是刎頸之交，故石總兵竟為媒連姻。想柳總兵必然合意。雖彼出身可議，然過房妹子也與相同。今已武官極品，也難提他前事等語。張哲見攀了一個總兵女婿，有何不喜？只恐柳某官高爵顯，不肯俯就，未知成否，為此瞞了婉玉。那婉玉心上，因見哥哥才貌不凡，尚未定親，便想我家老爺擇婿，似我哥哥這般人物，必然發達，也可配得小姐了。那玉飛與婉玉，真似兄妹，心上想頭都好。但是已前遇的山鼈，杳無消息，然此遇終屬曖昧，若老爺作主，小姐亦難推托；又想兩不相逢，也是空為算計。適小姐處又差張惠到來，述賊人行刺之事，並二小姐夫婦先後病亡。婉玉知世譽死了，替小姐歡喜無限。

丟下一頭，再表石摺珩到揚州，著人將張玉飛家信送去，一面到凌家舊居相望。卻見門面照舊，門屏上貼著大紅報條，上寫著：「捷報貴府相公凌六鼈高中北直鄉試第二名經魁。」摺珩看了，滿心歡喜。便下馬走進，隨從軍官都下馬跟進。到了廳堂，寂無一人。從人道：「有人麼？」只見一個小使飛跑出來答應，摺珩見了，認得是昔日凌駕山的書童硯兒。那小使最是伶俐乖巧，曾服侍過摺珩，相了一相，也還認得，便叫道：「石相公來了，我去叫魏家大娘出來。」重又飛跑進去。軍官不喝硯兒，蓋硯兒一面說一面已飛跑進去，況又年少。少頃，魏義的妻子沈氏亂跌出來，高叫道：「石相公，你回來了！」情景如畫。話未絕口，早被軍官喝了一聲，唬得沈氏住口不及。見摺珩紗帽員領，又見從人都是將官式樣，一時摸不著頭路。摺珩吩咐從人，一總外廂伺候，只有兩個小使站著。摺珩便叫沈氏道：「近前來，我問你，平日好麼？這房子何時給還，如今作何管理？去年田租如何？」沈氏便道：「石相公如今做了官，是要叫老爺了。方才叫錯，便被那人叱喝，究竟做的什麼官？」摺珩道：「是總兵。」沈氏伸舌道：「阿呀，總兵官大哩。我聽見說，總兵官是抬八轎的，吹打開門了，怎生便做得恁般大！景狀聲口逼真。我的丈夫怎不回來？我家相公好麼？」先夫而後主，親之也。摺珩道：「你家丈夫去年在山東遇見相公，開口兩句，便把相遇事包括盡了。我這番下來，就在你相公下處別的。你相公若會試中了，正不回來。」小使便將魏義家信遞與沈氏。沈氏接了道：「去年冬裡有文書到來，就是害我相公的賊事敗招出前情，前邊的賊狗道官趕了回去，給還房子。便央了我家相公的堂兄弟二房三相公，到官領了房子，然後才得回來住，說也快活。又隔幾天，只見報錄的來說，相公在京裡中了舉人，縣裡給發牌坊銀子，打發了報錄的人，餘銀以作用度；以前同牆門的人，一總去了，自相公中了，依舊回來。點出世情，可歎。去年租稅也好，家務也無人管理，就是二房三相公與華家伯伯叫我做個主兒，他兩人亦不時來看覷。」

話未了，只見華英進來，沈氏道：「華家伯伯來了。」摺珩看見華英三髭鬚，清朗朗的相貌，走上廳，向著摺珩磕頭。原來華英在門首，已向軍官們打聽備細。摺珩急下扶起，不知華英根底，不便叫他坐。究竟那華英不知是何等人。便大家立著講話。華英一口自稱「小人」，「請石老爺坐了聽稟。」摺珩見他如此小心，即便坐了。稱謝他照看魏義妻子，以及料理各項之事。華英也問敘凌相公與魏義的近況。眾家人都來見過。茶罷，摺珩便問緣何無信到京。華英道：「去年一給還房屋，便與凌三相公相商，就要寄家信到京。只為不知凌相公的下處在那裡，想京中地面廣大，無從尋訪。更想那書凌相公的人，是山東山賊裡破出來的，或者京中先曉得了，故爾中止。華英登答明白。即又是凌相公高中的喜信報來，料想自有諭帖寄回。今卻喜石老爺赴任到此，曉得了凌相公下處，便好叫人去了。」沈氏便把丈夫的信遞與華英。華英拆來看時，不過是謝他照應妻子的話，即便別去。

沈氏備了酒席，又去請了三相公來，陪了摺珩飲酒。摺珩便備寫了家中之事，與凌某看了，凌某也寫了書，一同封著，摺珩又寫了寓所地方，付與沈氏收了，以便著人附寄。夜來歇在凌家。來晨即便起行。凌某、華英同來相送。

摺珩想道：「前從福建回來，自己蕭然一身，見凌家門上貼著官府封條，沈氏提筐獄裡送飯；今從京裡出來，自己卻做了官，軍官隨從，凌家門上已貼了中舉報條，沈氏總理家務。倏忽之間，悲歡變易，人世榮辱，甚是難料。」大為感慨。是日起行，便有衙門兵役相接。摺珩此番赴任，有分教：

撇下鴛鴦，那曉陡然驚鷺鳥；

飄流萍梗，有緣忽地傍慈航。語在摺珩赴在以後，事在摺珩赴任以前。

未知事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一孝婦謂東坡曰：「學士昔日富貴榮華，一場春夢爾。」東坡因名此老婦曰「春夢婆」。夫人生所遇，情好欲惡，何一非夢！於世譽乎何有？